

漢書卷六十五

宣帝

宣帝 宣帝 宣帝

宣帝

宣帝 宣帝 宣帝

宣帝 宣帝 宣帝

宣帝

宣帝 宣帝 宣帝

宣帝 宣帝 宣帝

宣帝 宣帝 宣帝

宣帝 宣帝 宣帝

宣帝 宣帝 宣帝

宣帝 宣帝 宣帝

宣帝 宣帝 宣帝

宣帝 宣帝 宣帝

宣帝 宣帝 宣帝

宣帝 宣帝 宣帝

後漢書卷六十上

宋宣

城木由太守范曄撰

唐章

懷太子賢注

蘇楊列傳第二十上

蘇竟傳

蘇竟字伯况扶風平陵人也平帝世竟以明易為博士

講書祭酒

王莽置六經各一人

經祭酒秩上卿每竟為講尚書祭酒

善圖緯能通百

家之言王莽時劉歆等共典校書

歆上少一與字劉拜

代郡中尉

○劉歆曰無中尉當

按郡作都

時匈奴擾亂北邊多罹其禍

竟終完輯一郡光武即位就拜代郡太守使固塞以拒

匈奴建武五年冬盧芳略得北邊諸郡帝使偏將軍隨

弟屯代郡隨姓弟名也弟音悌竟病篤以兵屬弟詣京師謝罪拜

侍中數月以病免初延岑護軍鄧仲况擁兵據南陽陰

縣為寇陰縣名屬南陽郡故城縣界北而劉歆兄子龔為其謀

主臣賢案前書及三向曾孫今言歆兄輔決錄竝云竟時在南陽與龔書

曉之曰君執事無恙執事猶言左右也敬前人故走昔

以摩研編削之才走謂趨走之人謙稱也猶司馬遷與少卿書云牛馬走之類也說文曰

編次也削謂簡也一曰與國師公從事出入校定祕書

劉歆為王莽國師公也竊自依依末由自遠蓋聞君子愍同類而

傷不遇人無智患莫不先避害然後求利先定志然後

求名昔智果見智伯窮兵必亡故變名遠逝

智果智伯臣也逝去

也戰國策曰智伯與韓魏共圍趙智伯之臣智果說智

伯曰韓魏二主色動而喜必背君矣不如殺之智伯曰

晉陽旦暮將拔之而饗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勿復言

智果見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為輔氏遂去不見其後韓

魏乃反殺智伯三陳平知項王為天所棄故歸心高祖

分其地果或作過

皆智之至也

陳平初事項羽後知羽必敗聞君前權時

屈節北面延牙

延岑字牙屈節謂臣事也乃後覺悟棲遲養德爾雅

遲息偃也言後息偃養德不復事

延牙也詩小雅曰或棲遲偃仰

先世數子又何以加

謂智果君處陰中土多賢士若以須臾之間研考異同

揆之圖書測之人事則得失利害可陳於目何自負畔

亂之困不移守惡之名乎與君子之道何其反也世之

卷之二十一 五傳 二 八十一 三

俗儒末學醒醉不分而稽論當時疑誤視聽或謂天下

迭興未知誰是稱兵據土可圖非冀或曰聖王未啟宜

觀時變倚彊附大顧望自守二者之論豈其然乎夫孔

邱祕經為漢赤制祕經幽祕之經卽緯書也赤制解見邳惲傳元包幽室文

隱事明包藏也言緯書元祕藏於幽室文雖微隱事甚明驗且火德承堯雖昧必

亮昧暗也亮明也言漢承唐堯劉累之後以火德王承雖遭王莽篡奪一時暗昧今光武中興必盛明也承

積世之祚握無窮之符王氏雖乘閒偷篡而終嬰大戮

支分體解宗氏屠滅非其效歟王莽傳曰校尉公賓就斬莽首軍人分裂莽身

支節肌肉鬱分三輔舊事曰鬱切干段皇天所以眷顧踟躇憂漢子孫者

也踟躕猶也論者若不本之於天參之於聖猥以師曠雜

事輕自眩惑說士作書亂夫大道焉可信哉

師曠雜事雜占之書

也前書曰陰陽書十

六家有師曠八篇也諸儒或曰今五星失晷天時謬錯

五星謂東方歲星南方熒惑星西方太白

星北方辰星中央鎮星失晷失於常度辰星久而不

効不効謂出入失度也

太白出入過度熒惑進退見態鎮星繞帶

天街歲星不舍氐房

前書曰昴畢間為天街氐房東方之宿歲星歲舍一次當次舍於氐

房今不舍之是變常也

以為諸如此占歸之國家蓋災不徒設皆

應之分野各有所主夫房心即宋之分東海是也

前書天文

志曰卯為房心宋之分也

尾為燕分漁陽是也

前書天文志曰寅為尾其燕之分也東

海董憲迷惑未降漁陽彭寵逆亂擁兵王赫斯怒命將

竝征故熒惑應此憲寵受殃太白辰星自亡新之末失

行算度以至於今或守東井或沒彌林

東井南方之宿天官書曰北宮

虛危南方有眾星曰羽林天軍算或作舛

或裴回藩屏或躑躅帝宮

帝宮北辰也藩

屏兩旁之星也裴回謂縈繞淹留躑躅謂上下不去也

或經天反明或潛藏久沈

或衰微闇昧或煌煌北南或盈縮成鉤或偃蹇不禁

盈縮

猶進退曲如鉤形也偃蹇高而明大無禁制

皆大運蕩除之祥聖帝應符之

兆也賊臣亂子往往錯互指麾妄說傳相壞誤

○劉攽曰案文

壞當作註註音卦壞音怪聲相近故誤之

由此論之天文安得遵度哉乃者

五月甲申天有白虹自子加午廣可十丈長可萬丈正

臨倚彌倚彌即黎邱秦豐之都也

蓋秦豐黎邱一名倚彌也

是時月

入於畢畢為天網

畢西方宿也

主網羅無道之君故武王將

伐紂上祭於畢求助天也

史記曰周武王即位九年上祭於畢東觀兵於孟津也

夫仲夏甲申為八魁

歷法春三月己巳丁丑夏三月甲申壬辰秋三月己亥丁未冬三月

甲寅壬戌為八魁

八魁上帝開塞之將也主退惡攘逆流星狀

似蚩尤旗或曰營頭或曰天槍出奎而西北行至延牙

營上散為數百而滅奎為毒螫主庫兵

春秋合誠圖曰奎主武庫之兵

也此二變郡中及延牙士眾所共見也是故延牙遂之

武當

今均州縣也

託言發兵實避其殃今年比卦部歲坤主

立冬坎主冬至水性滅火南方之兵受歲禍也

比卦坤下坎上

坎為水也

德在中宮刑在木木勝土刑制德今年兵事畢已

中國安甯之效也五七之家三十五姓彭秦延氏不得

豫焉

春秋運斗樞曰五七三十五人皆共一德

如何怪惑依而恃之葛纍之

詩求福不回其若是乎

詩大雅曰莫莫葛纍施于條枚注云葛延

蔓于木之枝而茂盛喻子孫依緣先人圖識之占眾變之功而起也回違也言不違先祖之道

之驗皆君所明善惡之明去就之決不可不察無忽鄙

言夫周公之善康叔以不從管蔡之亂也

史記曰周公成王命伐

殷殺管叔放蔡叔以殷餘人封康叔為衛君

景帝之悅濟北以不從吳濞之

畔也

濟北王志高帝孫齊王肥之子也吳楚反自更始時堅守不從景帝賢之徙封為淄川王也

以來孤恩背逆歸義向善臧否粲然可不察歟良醫不

能救無命彊梁不能與天爭

扁鵲之見桓侯頃王之敵漢祖也

故天之

所壞人不得支

支持也左傳曰晉女叔寬曰天之所宜壞不可支也眾之所為不可

密與太守劉君共謀降議仲尼棲棲墨子遑遑憂人之

甚也

班固曰棲棲遑遑孔

屠羊救楚非要爵祿

莊子曰

失國

屠羊說走而從於王昭王反國將賞從王者及屠

羊說

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

屠羊

臣之爵祿已復矣

茅焦干秦豈求報利

秦始皇遷

又何

賞之有遂不受也

茅焦干秦豈求報利

太后於咸

陽宮

又撲殺兩弟齊人茅焦解衣伏質入見始皇乃迎

太后

歸於咸陽爵茅焦為上卿焦辭不受事見說苑也

盡忠博愛之誠憤滿不能已耳又與仲况書諫之文多

不載於是仲况與龔遂降龔字孟公長安人善議論扶

風馬援班彪竝器重之

三輔決錄注曰唯有孟公論可

書曰

劉孟公藏器於身用心

篤

竟終不伐其功潛樂道

固實

明璉之器宗廟之寶也

術作記誨篇及文章傳於世年七十卒于家

楊厚傳

楊厚字仲桓廣漢新都人也祖父春卿善圖讖學為公

孫述將漢兵平蜀春卿自殺臨命戒子統曰吾綈裘中

說文曰綈厚有先祖所傳祕記為漢家用爾其修之統

感父遺言服闋辭家從犍為周循學習先法又就同郡

鄭伯山受河洛書及天文推步之術益部耆舊傳曰統字仲通曾祖父仲

續舉河東方正拜祁令甚有德惠人為立祠樂益建初

中為彭城令一州大旱統推陰陽消伏縣界蒙澤太守

宗湛使統為郡求雨亦即降澍袁山松書曰統在縣休徵時序風雨得節嘉禾

生於寺舍人自是朝廷災異多以訪之統作家法章句

庶稱神也

及內讖二卷解說位至光祿大夫爲國三老年九十卒

統生厚厚初與前妻子博不相安厚年九歲思令和

親乃託疾不言不食母知其旨懼然改意懼音九恩養

加篤博後至光祿大夫厚少學統業精力思述初安帝

永初二年太白入北斗洛陽大水續漢志曰時正月己亥太白入北斗中以

爲貴相凶也又京師及郡國四十一雨水鄧太后專政也時統爲侍中厚隨在京師

朝廷以問統統對年老耳目不明子厚曉讀圖書粗識

其意鄧太后使中常侍承制問之厚對以爲諸王子多

在京師容有非常宜亟發遣各還本國亟音紀力反太后從

之星尋滅不見又剋水退期日皆如所言除爲中郎太

后特引見問以圖識厚對不合免歸

袁山松書曰鄧后問厚曰大將軍鄧

騭應輔臣以不對曰不應以此不合其旨

復習業健為不應州郡三公之命

方正有道公車特徵皆不就永建二年順帝特徵詔告

郡縣督促發遣厚不得已行到長安以病自上因陳漢

三百五十年之厄

春秋命歷序曰四百年之間閉四門聽外難羣異竝賊官有孽臣州有兵

亂五七弱暴漸之効也宋均注云五七三

宜蠲法改憲

之道

蠲明也

及消伏災異凡五事制書褒述有詔太醫致

藥太官賜羊酒及至拜議郎三遷為侍中特蒙引見訪

以時政四年厚上言今夏必盛寒當有疾疫蝗蟲之害

是歲果六州大蝗疫氣流行後又連上西北二方有兵

氣宜備邊寇車駕臨當西巡感厚言而止至陽嘉三年
西羌寇隴右明年烏桓圍度遼將軍耿晷永和元年復
上京師應有水患又當火災三公有免者蠻夷當反畔

是夏洛陽暴水殺千餘人至冬承福殿災太尉龐參免

荆交二州蠻夷賊殺長吏寇城郭又言陰臣近戚妃黨

當受禍

陰私也

明年宋阿母與宦者褒信侯李元等邁姦

廢退

阿母順帝乳母
山陽君宋娥也

後二年中常侍張逵等復坐誣罔

大將軍梁商專恣悉伏誅每有災異厚輒上消救之法
而閹宦專政言不得信時大將軍梁冀威權傾朝遣弟
侍中不疑以車馬珍玩致遺於厚欲與相見厚不答固

稱病求退帝許之賜車馬錢帛歸家修黃老教授門生
上名錄者三千餘人太尉李固數薦言之太初元年梁
太后詔備古禮以聘厚古禮謂以束帛加璧安車蒲輪等遂辭疾不就
建和三年太后復詔徵之經四年不至年八十二卒於
家策書弔祭鄉人謚曰文父門生爲立廟郡文學掾史
春秋饗射常祠之

後漢書卷六十上

後漢書卷六十上考證

蘇竟傳夫仲夏甲申爲八魁注冬三月甲寅壬戌○監

本壬戌作壬寅

臣會汾

按上文言春三月己巳丁丑

夏三月甲申壬辰秋三月己亥丁未則十二支中皆
越四位取之獨除去子午卯酉不用也冬甲寅當配
以壬戌作壬寅者非是定從宋本

後漢書

卷六十上考證